

苦

行

高

僧

虛雲和尚傳

祝秀俠

一、楔子

話說近代有兩位高僧，恰巧他們的名字都有一個「虛」字，那就是「太虛」和尚，和「虛雲」和尚。太虛生平精研佛典，創辦佛學院，闡揚佛教，培育僧徒，舉世皆知。虛雲却是一個苦行頭陀，虔修苦行，普渡衆生，各地重建大小梵剎僧院，無慮數十，皈依佛門弟子不下數十萬人，生平足跡，幾遍全國及南洋各地，三朝五台，數赴普陀，而中州，而江浙，而黃河，而太行，而泰山，太華山，經臘戍過漢龍關，由大理觀洱海，入藏過烏蘇江，越拉薩河到布達拉山，復經不丹國，越重山峻嶺至葱嶺，到楊肅城朝佛古蹟，至孟加拉，渡錫蘭，赴緬甸觀大金塔旅行南洋仰光暹羅，新加坡各地，身行數萬里，歷名山大川，除渡海航行外，水驛山程，風霜雨露，積沙峻嶺，島嶼椰椰，境風日變，心月孤懸而一衲一鉢，體力矯健，步履輕快，作爲一個遊方僧，也是一個健者。他的壽命很長，世壽十紀，爲僧百祀，一紀是十二年，他活到一百二十歲，生平遭遇，奇蹟很多，大陸陷匪，他在雲門寺遭匪黨洗劫毆打，種種施虐荼毒，重傷折骨，竟未殞命，時虛雲已一百一十二齡，再逾七八年，始湍然圓寂，距生於清道光二十年，逝世時恰好百二十歲，其自傳云：

「悠悠呆老凍膿，顛顛倒倒可憐生，走遍天涯尋知己，未識若個足知真。挑雪填井無休歇，龜毛作柱興叢林，耗費施主錢和米，空勞一生徒苦辛。」其弟子明一觀本題其像贊云：「倔強此老，天魔嚇倒，露刃金剛，殺人如草。空中樓閣，沒頂頭腦。多子塔前，式領糞掃。法華會上，分座多寶。無相而相，善頌善禪。先喫痛棒，再申懷抱。不動舌頭，許汝道道。」寬賢居士（岑學侶，粵人）私淑虛雲，師事數十年，曾爲編寫年譜，虛雲生前，並曾過目更正多處，寬賢居港，虛雲致函寬賢：「年譜一冊，今日始得寓目，

關河多阻，感嘆奚如，憶壬辰歲春，雲門事變時，雲重傷重病，目不見，耳不聞，奄奄一息，九死餘生，偃臥床褥，弟子侍奉病榻，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，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，雲神情不寧，語音乖謬，隨說隨錄，不成片段，予亦未曾遇目，證圓等將稿寄居士考訂，承港中善信，遽爾印行，時閱四年，雲始得見，其中不無誤記之處，今令侍者略爲簽出，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。」函中所說「雲門事變」，是民國四十四年間，虛雲在廣東乳源雲門寺爲匪兵洗劫毆打，施以種種荼毒，謂其藏有金條數百兩，白銀數千兩，須繳出，寺僧被毆斃多人，虛雲被木棒鐵棒毒打，肋骨折斷，五臟流血，以爲已死，始呼嘯而去。時虛雲已百十二歲，逾七八年，虛雲纔去世。

虛雲俗姓蕭，名德清世居湖南湘鄉。父名玉

二、虛雲的出生

虛雲俗姓蕭，名德清世居湖南湘鄉。父名玉

堂，母顏氏。在清朝道光初年，這位玉堂公，以科舉出身，宦遊福建，佐治永春州事，那時，這對夫婦也已年逾四十，却是膝下無兒，從前人對無後是件大事，玉堂公總覺有所欠缺，顏氏更常常長嗟短嘆，婦道家只有拜佛求神，祈禱神佛給他們蕭家一個後嗣。有一天，她到城外的觀音寺去祈子，但見這所寺院，門牆殘破，頹壞不堪，想是久無香火，顯得十分冷落，出了寺門，又瞧及東關橋樑年久失修，心中暗自禱告，發下宏願，重加興建，說也奇怪，當晚夫妻倆同做一夢，見一長鬚身穿青袍的人，頂着觀音菩薩跨虎而

來，躍登榻上，驚醒後互告，訝為奇事，不久，顏氏居然有孕，這自然是天大的喜事，認為出自神賜。第二年玉堂公由永春調差到泉州府，不經不覺，顏氏十月懷胎，瓜熟蒂落，在泉州府衙門裏生產了。

但是，生產的那天早上，胎兒墮地，却是一個肉團。顏氏一瞧，嚇得昏了過去，她多少年的指望，眼看却是一個怪胎，今後更無希望，一恫之下，氣壅心悻，產後身子孱弱，竟就一命嗚呼。

顏氏死後的第二天，忽然有一賣藥郎中到門，家人正在悲傷惶恐，那賣藥的說：胎兒在肉團裏，可以破出，果然破了那個肉團，得一男孩，便由庶母王氏撫育。玉堂公在泉州四年，又調到漳州福寧，不經不覺，那孩子已經十歲了。

在十一歲的時候，玉堂公又回到泉州，那時祖母周氏年老多病，她的另一個兒子也沒有子嗣，德清兼祧兩房，祖母為他定了兩門親事，一田氏，一譚氏，兩家都是湖南寄籍福建的官宦人家，也是世好。那年，祖母去世，父丁憂，回籍守制。

德清自少便不喜茹葷，他父親請了老師在家教他讀書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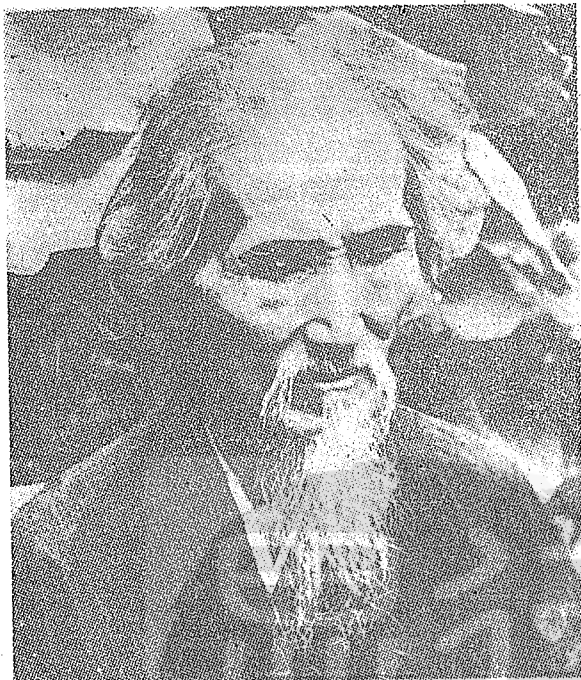
他對儒書，不大感到興趣，聞人誦佛經則喜，十三歲那年，他隨父送祖母靈柩返湘安葬，請了和尚在家舉行佛事，他見到那些三寶法物，心生歡喜，家裏也藏有一些佛經，他偷偷的閱讀，初看香山傳，觀音菩薩成道事，重染於心，他父親以只此一子，督教很嚴，但他總對四書五經不大用功。那年，他的叔父蒲堂，要到南嶽去進香，他吵着要隨去，到了南嶽，遍游佛寺，若有夙緣，不欲回家，他是很怕他叔父的，只好隨他歸家。

到了十四歲，他父親知道此子有出塵之志，無法改變他的思想，只好因勢利導，留他在家，請了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，教他在家修行法，看各種道書和教內外氣功，但德清一心總想着出家，只是不敢明言。到了父親守制期滿，要去福建廈門任事，管教之責便落在叔父頭上，他在家讀道書也兩三年了。

十七歲那年，他實在忍耐不下，如坐針氈，一日，乘叔父外出，認為這是一個出家的千載一時機會，便匆忙打好包袱，出門向南岳走去，那知道路途不熟，歧路甚多，終被叔父及家人半路截回，逃亡不成。

他叔父覺得責任重大，無法對他管制，把他送回父親處。那年，德清十七歲，從前人都早婚的，他父親想想莫若為他計親成家，或可將他羈縻得住，不久，便將田譚兩氏都接回家，行了婚禮。

他成親之後，對那兩位青春少女都無動於中，洞房之夕，便自獨宿，此後雖同居，却未成親



高齡一百二十歲的虛雲和尚法相。

，逐漸對田氏譚氏解說佛法修行，兩氏竟也信服，他的堂弟富國，也佩服他超凡出俗的思想，於是闔中堂上，時時說法，都成淨侶。

到了十九歲，他決志離家，堂弟富國也有志一同，預早探聽好到福州鼓山的路途，作了一首詩偈皮袋歌留別田譚兩氏，節錄那皮袋歌兩段如下：「皮袋歌，歌皮袋，飲酒食肉亂心性，縱欲貪歡終敗壞，做官倚勢欺凌人，買賣瞞心放狡獪，富貴驕奢能幾時，貧窮兇險雲時敗。皮袋歌，歌皮袋，有形若不為形累，幻質假名成對待，早日同心觀自在，不貪利，不貪名，辭親割愛遊方外，不戀妻，不戀子，投入空門受佛戒。」便和富國一同逃到福州鼓山湧泉寺，禮常開老人，為他披剃。

三、出家受戒巖洞坐禪

二十歲那年，鼓山妙蓮和尚為他受戒，他的堂弟也同時皈依，並且出外遊方，此後便無踪跡，他受戒後，隱山後巖洞，禮萬佛懺，坐禪，不敢露面，在那荒僻的山嶺中，時遇虎狼，晚間虎嘯猿啼，他却一無畏懼。

那時，正是清朝咸豐十年，外面的時局，是英法聯軍進入北京，清帝逃避到熱河，而這位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修道者正在山洞面壁，不知塵世之事。

在山洞禮懺三年，有一天，鼓山寺裏的職事僧來看他，對他說：「聞蕭老太爺已經告老還鄉，你不可不匿避，出來走走。」他離開山洞去見妙蓮老和尚，妙蓮老和尚說：「你苦行恆心，

至為難得，但修慧還須修福，你可回山任職，為衆作務。」他便在山寺做了職事僧，不經不覺，做了三年。

他的父親就在同治三年那年，在湖南原籍因病去世，從此他也不再探問家事，音信也斷絕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位他的鄉人偶然來到寺裏，說起他父親去世後不久，他的庶母領着兩位媳婦出家為尼了。

在鼓山寺裏任職事僧的他，這幾年正好是一種苦修行，他的職務是挑水燒柴，打掃園地，清潔行堂典座，都是些苦差事，中間曾派過他任「廳事」，「廳事」是較為清閑些的優差，他却不接受，就是寺主持，時有體貼之處，也不領受，他每天僅吃粥一盂，但體力強健，在那寺裏，有一位古月禪師，是衆僧中苦行第一的，時時和他深談。他既而自思，任職多年，對修持上不無少礙，想想昔日的玄奘師，為了求經西竺，在十五年前便先習方言，日行百里，又試絕粒，先從一日起以至若干日，以防沙漠荒蕪，有絕水草之虞。那種古德苦行，實在應該效法，於是毅然辭去職事，將身邊的衣物散盡，僅留一衲，一褲，一鉢衣，一蒲團，復向後山中再作巖洞生活。

一連又是三年，那時是卅歲了。這三年的穴居生活，斷絕了人間煙火，吃的是松毛青草葉，喝的是澗水，晚上臥在巖石上，日久褲履俱敝，只剩了一衲蔽體，頭上束上金剛圈，鬚髮長到尺許，雙目炯然，人望之有如鬼魅，驚得趕快逃跑，他也從不和人交言。

最初一兩年，他一心觀照和念佛，心境清靜

，時見勝境，雖居處在深山大澤裏，却也虎狼不侵，蛇蟲不損，他不受人憐，不為人見，不食人間煙火，幕天席地，萬物皆備於我，心裏愉悅，胸襟蕩坦，古人有所謂一鉢輕萬鐘，他連一鉢也沒有，無礙自在，而體力日強，耳聰目明，步履輕捷，不自知其所以然，到了最後一年，竟能隨心所欲，隨意所之，有山可住，有草可吃，他行行重行行，到處作游方僧了。

有一天，行至溫州某山，棲息巖中，忽一禪者到訪，頂禮問道：「久聞高行，特求開示。」被他一問，虛雲深感慚惶答道：「知識愚昧，少所參學，仍望上座慈悲指示。」那禪者說：「你如此行經，有多少年？」告以經過，禪者合什說：「我也少有參學，不能和你說，你可到天台華頂龍泉庵，那裏有一位融鏡老法師，他是天台第一有道行的，必能使你受益。」

虛雲便直上華頂，那裏有一茅庵，他見着一僧人，便問：「老法師在嗎？」答：「那補衣的便是。」他上前頂禮，那法師也不瞞他一眼。「小衲特來拜見老法師，萬祈垂慈賜訓。」法師顧視良久，說：「你是個和尚，道士，還是俗人？」

「我是個和尚。」
「有沒有受戒？」答：「已經受戒。」問：「你這樣，修習了多久？」虛雲略述這些年的經過。
「誰教你這樣做的？」答：「因見古人多苦行成道，故此想學。」

法師睜了他一眼，「你知道古人持身，還知

道古人持心嗎？」接着說：「你的做法，近似外道，不是正路，枉費了十年功夫，縱懷谷飲，壽命萬年，也不過像楞嚴十種仙之一，去道還遠，即進一步，證到正果，也不過是自了漢吧，若發菩提心，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，出世間不離間法，你勉強絕粒，連褲子也不穿，未免顯奇立異，又何怪功夫不能成呢。」

法師每一語句直像錐子，直穿透心底，虛雲頓有所悟。

法師說：「我教你，你聽，便住這裏，不聽，任去。」

虛雲誠摯的說：「特來親近受教。」老法師便給他衫褲衣履，叫他沐浴剃髮，打理雜務。從此虛雲試粥試飯，和學天台教觀，勤勞作務，法師很嘉許他。

虛雲在龍泉庵侍候融鏡法師，時有啓發，那法師年已八十有餘，精嚴戒律，宗教並通，叫他多參講座，以利遊方。到了虛雲三十三歲那年他奉老法師命，前往國清寺參學「禪制」，禪制獻是和尚律戒的規制。又赴方廣寺習「法華」，這一年，他勤習經教，很有心得，也時往茅庵陪伴融鏡老人。

四、四處游方朝拜普陀五台

經教勤修之後，虛雲打算四處遊方，光緒元年那年，他辭別老法師，行前未免依依，相談數夕，珍重而別。

他下了山，經雪竇，到岳林寺，聽「彌陀經」後，便渡海去朝拜普陀山，那時正是殘冬將盡

，在後寺度歲。他第一次到這著名的佛地普陀，遍遊各寺刹，由普陀回寧波，至阿育王寺，拜舍利二藏，以報父母劬勞之恩，在天童寺，聽講「楞嚴法通」。

由寧波到杭州，朝三天竺及各處聖地，在西天目過冬，在寧波至杭州途中，發生了一件事，虛雲毫不掩飾的記下來，那時正是三伏天氣，在海航途中，船小人多，船上臥鋪相連，虛雲的臥鋪，恰巧和一位青年婦女相連，睡至夜深，忽覺有手撫摩下體，陡然驚醒，見鄰女卸衣相就，默不敢聲，虛雲立刻起來打坐，持咒，女亦不敢再動，那時倘若虛雲道心不堅，把持不定，犯了色戒，便前功盡敗，因此，虛雲常以此訓勉修行人，對於淫心色慾，不可不慎。

光緒五年，虛雲至焦山禮大水和尚，至金山寺禮觀心和尚。其時名震東南的彭玉麟宮保正坐鎮焦山，督水師駐防於此。虛雲與彭玉麟彼此仰慕，彭玉麟知高僧到此，折簡邀請相敘，晤談佛法，多所領悟，彭宮保對他至為敬信。年末在金山寺坐禪過冬。

自出家至此，倏忽已逾二十年，虛雲已經四十多歲了，自感道業未成，飄蕩隨風，心滋慚作，欲報劬勞之恩，擬再東朝南海，北禮五台，既住普陀數月，靜中稍見勝境，禪功亦進，發心朝台，於七月初由普陀法華庵起香，三步一拜，直拜至五台為止。

一起前去朝台者共有四禪人，渡海後，每日行路不多，至蘇州，同行四人漸皆退去，祇有虛雲一人仍向前拜，由南京，由蘇北入河南省，經

鳳陽亳州，吳陵，嵩山，少林寺到洛陽白馬寺，曉行夜宿，風雨晦明，都一樣走，一樣拜，一心念菩薩佛號，竟也忘了苦樂飢飽，那年的臘月，到黃河鐵卸渡，再過光武陵，一日渡河泊岸，天色已晚，虛雲回顧，并無人煙，不敢再行，見路旁有一擺小攤的茅棚，亦無人居，虛雲歇足其間，跌坐而坐，那夜十分寒冷，大雪漫漫，次早舉目一望，變成琉璃世界，雪深盈尺，無路可通，也無人過往，更不辨方向，虛雲先則跌坐念佛，飢寒迫人，繼則蜷伏一隅，以避寒風，雪是愈來愈大，飢寒更甚，僅存一息，如是者三天三夜，虛雲雖正念不忘，但已漸入迷態，過了四五天，風雪漸止，微見日影，虛雲已病不能興。忽來一乞丐，見其臥病雪中，致問，虛雲不能言語，乞丐將雪撥開，以圍棚草烤火為其煮黃米粥，食後煖氣復生，乞丐問：「何來？」答：「南海」。

「何去？」答：「朝五台。」虛雲也問他貴姓名。曰：「姓文名吉。」問往何處？曰：「來自五台，回長安去。」問：「此往五台，路經何處？」曰：「到太谷太原省代州哦口即到山，若先到祇魔巖，此處有一南方僧名清一者持行甚好」，問：「由此多少路」，答：「二千餘里。」至天晴，乞者以雪代水，煮黃米粥，指釜中水曰：「南海有這個麼？」答：「無。」乞曰：「吃甚麼？」答：「吃水。」釜中雪溶後，乞指釜中水曰：「是甚麼？」虛雲無語。乞曰：「你拜名山何求？」曰：「予生不見母，以報親恩。」乞問：「你背負行李，路遠天寒，何時能到，勸你不必拜香吧。」答：「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也。」乞曰：「

你看難得現今天氣好轉，雪尚未化，無路可尋，你向我來的足跡行去。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，再二十里孟縣，有寺可住。」乞者遂揖別。

由孟縣前去途中，將到洪福寺，遇一老者，他見虛雲在路上拜香，近前將香橈接著說：「請上座進寺，喚徒將行李搬入寺內，懇邀招待，茶飯後，問由何處拜起，虛雲答以普陀山拜起，至此已歷時兩年，談次知虛雲出家鼓山，老僧不覺下淚，說：「我有同參三人相伴朝山，同住林下三十年，後各分手回家，消息斷絕。今聞湘晉，又是鼓山弟子，不覺想及同參，有動於中。」老人年已八十有五，說今年大雪，明年必可豐收，邀虛雲且住寺中，語詞懇切，虛雲遂留下過年。

正月繼續起拜，告別老人，珍重後期，到懷慶府，城內有寺小南海，但不許掛單留宿，只好出城外宿路邊。虛雲是夜腹忽劇痛不已，早起仍拜行，至晚發冷病，翌日起痢疾，每日仍艱苦掙扎拜香，過了數日，抵達一處名黃沙嶺，山頂祇一破廟，四旁無遮蔽，虛雲已疲弱不能再行，歇下，不進飲食，日夜瀉數十次，起動無力，廟在山頂，無過往行人，瞑目待斃而已，但虛雲心無悔念，一夕，忽見牆下有人燃火，疑為匪類，仔細視之，覺燃火之人，面目似曾相識，竟是文吉，心中大喜，大聲呼喚文先生，彼執火走近說：「大師父怎麼還在這裏？」虛雲將經過細說，文吉取水給虛雲喝下，頓覺身心清淨。第二天，文吉復將虛雲的污穢衣服洗換一過，並給他吃一杯藥水，即覺病退，隨吃黃米粥二碗。大汗。內外輕快。其病即愈，虛雲向文吉道謝：「兩次危險，

都蒙先生救助，感恩不盡。」文說：「此小事，不必掛口。」問文吉從何處來，云自長安，擬回五台。文吉對虛雲說：「我看你從去冬到今，拜路不多，那年才能到達，你身體又不健康，決難進行，不必一定拜，朝禮也一樣吧。」虛雲感謝他的美意說：「我出世不見母面，我母為生我而死，父僅我一人，我竟背父而逃，父因我而辭官促壽，昊天罔極，耿耿此心數十年，故特發願朝山，求菩薩加被，願我父母脫苦，早生淨土，無論百難當前，非到聖境，死亦不敢退願。」文吉曰：「你孝心堅固，也算難得，我同山亦無甚急事，願相伴代你負行李，你但前拜，輕累許多，心不念。」

從此文吉代肩行李，虛雲扶病起香，外無物累，內無妄念，身體日健，辰旦至暮，日可拜行四五十里，至春盡，抵太谷縣難相寺。文吉說：「此走五台不遠，我先回去，你慢慢來，你的行李，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。」遂別文吉。

一日在途中拜香，後面來一馬車，緩行不越前，虛雲覺而避之，車中官人問大師在路拜甚麼？虛雲告以故，官人說：「我現往峨口白雲寺，你朝台必經之地，你的行李我代你先送到。」上車遂去，虛雲道謝，如此每日拜香，到白雲寺，代送行李的官人，即該地營官，見虛雲歡迎至營部，優待款渥，住三日，另派兵將行李銀物運送顯通寺。虛雲到顯通寺住下，先到附近各刹進香，遍問文吉其人，無有知者，後與一老僧言及，老僧合掌道：「文殊菩薩化身也。」虛雲頂禮拜謝不已，由顯通寺再前赴五台，先拜北台，次中台，西

台，再拜南台，然後回顯通寺，參加大佛會，至是，虛雲為超生父母拜香三年的心願完成，此三年中，除為疾病所困，風雪所阻，不能拜香外，一心正念，禮拜途中，歷盡艱難，但每每藉境驗心，愈辛苦處愈覺心安，因此纔悟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，便得一分光明，忍得十分煩惱，便證十分菩提，時虛雲年已四十五歲了。

大會圓滿，拜謝文殊菩薩下山，由華嚴嶺向北行，至大營渾源南境，朝北岳恆山，至虎風口，下山至平陽府朝南北仙窟，城南有堯廟，甚為壯麗。虛雲隨渡黃河，越潼關，入陝西境至華陰，登太華山禮西岳華山廟，歷遊首陽山，香山觀音寺，莊王墳，入甘肅境，經涇川平涼至崆峒山。歲暮復回香山過年。

離香山至咸陽，觀召伯甘棠老樹，到長安，見城垣雄佛，古蹟甚多，城內慈恩寺內大雁塔，浮屠七級，有唐代以下題名碑，大秦景教碑，府學宮前為碑林。城東蒲橋，環有七十二孔，橋亭折柳，有陽關三疊處。至牛頭寺禮玄奘法師塔，到終南山東五台，復轉至南五台，虛雲在此，和其他上人結茅庵同住。一住兩年與諸師同參究，甚有饒益。

五、由川入藏遠赴錫印

那時是光緒十四年，虛雲年四十九。本年入川，旅途歷經梓潼縣，以至劍門關，劍門為蜀漢姜維駐兵處，棧道難行，如上青天，誠所謂一夫當關，百夫莫敵。正月初春抵成都省會，禮昭覺寺文殊院，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，至峨嵋山下，

由伏虎寺九老洞上至峨嵋金頂進香，夜看佛光，萬盞明燈，如天星繁聚，其中勝境，神妙之至。虛雲在此住十日，循萬年寺，下山至雅州，經樂經縣入瀘定，過此即西康省境，五月渡瀘，雅安中有大渡河，用鐵索駕瀘定橋，長達三十餘丈，人經其上，搖曳動蕩，向西行經打箭爐（康定），北至察木多（昌都），西至碩督經阿爾多以至拉里（即加黎）其間地廣人稀，漢滿蕃蒙夷及僑僮等種族均有，語言複雜，很少人可通漢語，裏塘有貢噶神山，為喇嘛聖地，各種族多奉喇嘛教，由拉里南行至江達（即太昭）過此即西藏境。虛雲入西藏，過烏蘇江，越拉薩河，抵首府拉薩，為全藏政教的中樞，西北布達拉山，有高三十三層的布達拉宮，殿宇莊嚴，金碧耀目，達賴活佛坐床之所。約有喇嘛二萬人，附近有幾所大寺，也各有數千人，虛雲以語言不通，祇於各寺進香及一禮活佛而已。

由川入藏，虛雲行及一年，日行夜息，登山涉水，每數日不遇一人，鳥獸異於中土，風俗堪稱殊異，那裏的僧侶不忌葷腥，多吃牛羊，不守戒律，道服分紅黃色，各立門戶，是年，虛雲在拉薩過年。

虛雲由藏赴印度，探求佛國古跡，是年虛雲剛五十出頭，為光緒十五年。由藏經不丹國，越重山峻嶺，經喜馬拉雅山，虛雲有句云：「何物橫天際，晴空入望中。這般銀世界，無異玉玲瓏。」至孟加拉大埠，渡錫蘭，朝聖地後，即附航至緬甸，朝大金塔，至摩羅緬吉帝利，山處有一巨石，云是目蓮尊者所放置，民衆朝禮甚衆。

至秋間七月，起程回國，由臘戌過漢龍關，入雲南境，經趙州下關至大理，觀洱海銀潭，聲聞數里，歎為奇觀。雲南鷄足山為有名聖地，山麓有靈山一會坊，半山有鳴歌坪，相傳迦葉尊者入山，八國王相送至此，不忍去，在山修行，成護法神云。直上至迦葉殿，殿中供奉尊者像，傳阿難尊者來朝，石門自開，至聖境懸巖，石堅生出一道石門，名華首門，迦葉在內入定，宛如城門，高十數丈，廣十餘丈，雙門關閉，門縫顯然，是時游客及引導之士人頗多，虛雲進香禮拜，忽聞大鐘三聲，士人均歡呼禮拜，稱有異人至，則聞鐘鼓魚馨聲，但以前祇聞鼓馨聲，未聞大鐘聲，今師傳禮拜聞大鐘聲，當是得道之人，虛雲謙謝。

鷄足山頂，名天柱峯，為金山最高處，昔時金山有三百六十庵，七十二大寺，今則金山不足十寺，僧徒與俗人無異，子孫相承，各據產業，虛雲感念往昔法會之盛，不禁嗟嘆。下山至梁王山，九峯山，至雲南縣，經水目山，靈鷲山至震雄府，西門外有寺名高鼎寺，虛雲於此憩宿，福到未幾，即開蘭香滿寶，熱高僧向之致賀云：「大師光臨仙蘭放香，異數也。」府志載：山有仙蘭，不見其形，遇真人而放香焉。今日蘭香滿寶上座盛德也。招待殷懃，堅留虛雲久住，但虛雲一宿即行，經昆明以達貴州，入湘西之麻陽芷江，至衡陽，禮高僧恆誌和尚於岐山，留旬日北行。

由湖南至湖北轉赴江西九江，入廬山，禮志善和尚於海會寺，參加念佛會，再過安徽，遊黃

山，朝九華山，禮高僧寶悟和尚，此老戒行精嚴，定力第一，是年，虛雲在寶華山留住渡歲。

這兩年間，虛雲身行萬里，除渡海須航行外，餘皆步行，水驛山程，霜風曉露，積砂峻嶺，島嶼椰椰，風景多變，心月孤懸，而體力反增，步履輕快，不覺旅途之苦，反思昔日安逸之非。

五十一歲時，虛雲到宜興，禮仁智和尚，時修顯親寺，為密祖出家處，冬赴句容，禮法忍大師，助其修赤山，翌年，在金陵伴松嚴上人助修淨成寺，與楊仁山居士往還，仁山理學大師，相與參論因明論，般若燈論。五十四五兩年，在九華山修翠峯茅蓬，研經坐禪，日有進境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，虛雲年五十六。仍住九華翠峯，一日，楊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和尚到九華，說今年高旻有施主朱某施法事，共打十二個七，赤山法老人已回寺，仰諸位護持常住，均請回山，屆期，衆推虛雲先行下山，至大通荻港後，沿江而行，適逢水漲，欲渡，舟子索錢六枚，虛雲不鳴一文，舟人逕鼓棹去，又行，忽失足墮水，浮沉歷一晝夜，流至采石磯，附近漁家網得之，喚寶積寺僧人辨認，僧人固曾在赤山與虛雲共住的大驚，曰：此德清大師也。昇至寺救甦。但口鼻大小便尚流血，經數日，逕赴高旻，謁月朗和尚，在寺中任職而病加劇，疲累不堪，但在禪堂中晝夜精勤，澄清一定，不知身是何物，歷二十餘日，衆病頓愈，未應，采石磯僧人來寺，見虛雲容光煥發，大為欣慰，因將墮水救起事宜示大

衆，皆共欽歎。從此禪堂內職不令虛雲輪值，得以專事修行，萬念俱息，工夫坐禪，晝夜如一。一夕，夜放晚香時，開目一看，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，內外清澈，隔牆能見香燈師小解，又見西單師在廁中，遠及河中行船，兩岸樹木種種色色，皆清楚可見，這時適爲三更。零晨詢及香燈及西單兩師，果然所見符合。至第三晚，六枝香開靜時，獲七例沖開水，水濺虛雲手上，茶杯墮地，一聲破碎，頓斷疑根，豁然徹悟，如夢初醒，快慶平生，虛雲自念出家漂泊數十年，黃河茅棚，爲俗漢一關不知水是什麼？若當時踏翻鍋灶，不知文吉有反言語。此次墮水大病，若不遇順攝逆攝，知識教化幾乎錯過一生那有今朝，因述偈曰：「杯子撲落地。響聲明歷歷。虛雲粉碎也。狂心當下息。」又偈曰：「盪着手。打碎杯。家破人亡語難開。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」

六、撚指禮拜超渡慈母

虛雲生而無母，未見慈容，僅在家時得親覲儀而已，每自思輒覺心傷，早有心願往阿育王寺，禮舍利，撚指供佛，超度慈親，在他五十八歲那年，便赴寧波阿育王寺，欲償此心願。育王寺在寧波鄞縣雲鄉四十里鄞山，有塔藏佛舍利子，爲著名聖地。

到了育王寺，每天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，除殿堂外，不用蒲團，每日定三千拜，忽一夜，在禪坐中，似夢非夢，見空中金龍一條，飛落舍利殿前天池裏，長數丈，金光閃耀，虛雲騰身騎上，彷彿飛至一處，山明水秀，花木清幽，仙仙

樓閣，奇妙莊嚴，見其母在樓閣上眺望，虛雲大聲呼喚母親，請騎龍到西方去，龍即冉冉下降，夢亦隨覺，醒後身心爽泰，境界瞭然。

嗣此每有人親舍利，皆參加，初看，大如綠豆，紫黑色，至十月半兩兩藏拜畢，再看，大亦如前，已變爲赤珠有光，再拜，急於求驗，渾身痠痛，看舍利大逾黃豆，色黃白各半，至此，纔確信舍利每因根境而示現，禮拜至冬十一月，虛雲大病頓發，病勢甚重，服藥無效，臥不能起，衆人以爲他世緣將盡，但虛雲祇念撚指不成，心生焦慮。過了數日，有數人只爲撚指來者，尋求作伴，因明日即爲撚指期，虛雲雖在病中，仍欲

隨衆參加，首座和尚恐有危險不許，虛雲不覺淚下說：「生死誰能免，我欲報母恩，發願撚指，倘因病中止，生亦何益，願心死爲休。」寺中一監院名宗亮的聞之，極爲同情說：「你不要煩惱，我助你完成。」翌晨宗亮請他的師弟宗信幫忙，將虛雲扶上大殿，禮佛經種種儀節禮誦，及大眾念懺悔文，虛雲一心念佛，超度母親，福向覺痛苦，繼而心漸清定，痛苦全失。指已撚畢，痛竟全愈，自起禮佛，不用人扶掖，於是步行酬謝大眾，大眾亦爲驚異感歎希有，撚指處鹽水泡了一天，亦未流血，不數日膚肉復完，漸漸恢復禮持，便住在育王寺中過年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
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肆拾捌元歡迎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撰為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本共三十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四十八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